

海南梦幻三部曲

● 燕飞 著

在海南

男人

一百个

海南惊梦

中国
社会
出版
社

T527.8

海南梦幻三部曲之二

海南惊梦

——100个男人在海南

燕 飞 著

中国社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南惊梦/燕飞著·—北京:中国社会出版社,1996·3

ISBN 7—80088—753—7

I·海… II·燕… III·报告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·1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02725 号

海 南 惊 梦
——100 个男人在海南
燕 飞 著

责任编辑 张 承

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
北京西黄城根南街 9 号 邮政编码 100032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开本: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:10.625 字数:200 千字

1996 年 3 月第一版 199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10,100 册 定价:12.80 元

ISBN7—80088—753—7 / I·93

海南梦幻三部曲总序

田珍颖

我从未见过燕飞，他给我的全部印象，都来自电话中的他的声音。

但，从声音却无法判断他的年龄和性格。因为，那声音太像个高中生，还是三好生、优秀生一类的。

我们认识的开始，就是他从海南给我打来的第一个电话。像这种并不认识却直接点名找我的电话，早已使我习惯了，它们内容一致。一律是要我看稿子。燕飞亦如此，只是他的电话来自海南，我觉得太遥远，从而同情他从文的不易，答应他“认真看”。电话就挂上了。那天，编辑部里人来人往，很嘈杂，听电话很费劲，可燕飞在那一端还不紧不慢地说着，我边听电话，边想：这是个慢性子的人。

后来，稿子沉甸甸地从海南来到我的案头，我开始一页页地翻着。这样就有了后来刊登在《十月》上的《海南无梦》。这之间，我和燕飞仍是通过电话谈稿子。直至现在。

我是从海南有人评《海南无梦》的文章中，看到关于燕飞的片言只语，连缀起来，也构画不出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。但是，这些文章中透露出的燕飞，常常加深我在电话中对这个年轻人的浅浅的感受。

燕飞，带着他年轻的热血，从北方闯到沸沸扬扬的海南，投入到八十年代历史上重笔记录的那个“海南热”中去。在千军万马横渡琼州海峡的热闹场面中，燕飞无疑是这队伍中情绪亢奋者之一。

有文章说，燕飞曾出入于商界，西服革履，名片上头衔重重。这是当时在海南这块热土上的众多闯海者的形象。燕飞曾在电话中告诉我，他的住处，在别墅与小房间跳荡反复的过程。当时，我想，这就是海南人的写照，他们在不稳定中求上进，他们心中的救世主肯定是自己。

这样一来，我倒要对年轻的燕飞刮目相看了。在如此的动荡中，他却不放下手中的笔，一口气写出海南梦幻三部曲来，那是需要一种何等的承受力，何等的韧性。

记得他在最初的电话中，曾直言他的书，海南有人出版，但他却执意地心向北京。他认为，文化在北京。放下电话，我曾感慨，这是个永不安分的年轻人，如同他当初从内地闯海南一样，如今，他又携着他的书，走进北京这个文化如涌的地界。

生活会厚待奋争者。所以，当燕飞的海南梦幻三部曲将在北京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时，他从遥远的海南又打来电话，要我为他的书写序，我竟没有犹豫地答应了。

序之对我，则是编辑审读文稿的审读报告。我呈上的，不过是一份热心——一个老编辑对一个年轻作家的理解和支持。

，至于对作品的评论，有那么多评论家。那么多双慧眼

呢！

当提笔涉及燕飞的海南梦幻三部曲时，我才发现，我使自己陷入了难为之境。

这难境之一，是如何正确评价当代女性？难境之二，则是要在纪实与小说之间，翻腾个来回，用以评价燕飞系列作品的文体形式。

此时，在我提笔前后，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正在北京开得如火如荼，其氛围确让女性们为之一振。对于性别与社会地位的关系，我一向关注，但却对有关的理论很不精通。我不太向往男人和女人在社会观上的唇枪舌剑，这使我似乎永远够不上个“女斗士”的资格。好在我是个编辑，我通常的自我感觉也首先是“编辑”，而不首先是“女编辑”。我通常的工作，是读各种各样的稿件，而不是只读女性题材的稿件。如此，性别问题在我从事的工作中，从未成为敏感问题。

但近日，报载，有女名作家严厉批评男名作家在作品中歪曲女性形象，将女性描写成“工具”等。读后，很以这种批评为然。

后，将此报道议论于文学界朋友。有人云，女人是“工具”的社会现象存在于眼下，不这样写奈何？又有人曰：写“工具”，并不摒除写巾帼豪杰。我听了亦觉有理。

但对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，总不能顾盼于双方。于是，我再一想，觉得那不同之双方，未必射的同一个靶子，论点外延的某处重迭，恐无碍各自的内涵。

但尽和如此而释然，我仍是重新品评燕飞的作品，因为他的三部曲的第一部《海南无梦》，洋洋洒洒地写了闯进海南的100个女人。

“海南，女人的世界。”这句话曾在海南流行。据说，闯海南者，女人多于男人。这个事实无疑会使关注女人命运者，乃至女权主义者为之雀跃。

但是，燕飞将笔触首先深入闯海者的女人世界中，绝不依据有关女权的理论。他每天睁开双眼，看到的事实，就是在色彩纷呈的生活中，女人演义的故事，要比男人的故事多，且其刚烈、其委婉、其曲折，也远胜男人的故事。女人的故事，成了闯海潮中的强者。于是，男作家燕飞就在他立志写海南潮的第一页，写了女人的故事。

在这100个女人之中，成功者与失败者，居高为人杰者和居低为“工具”者，高尚者与卑贱者，上进者与沉沦者，交迭相立，构成一个“女人的世界”。这个女人的世界”是多重的、多面的、多色的。这不是燕飞的虚构，而是生活使然。

燕飞的成功，在于他不以成败论英雄，在于他最终以宏观之态囊括了这个纷繁不完的良莠不齐的“女人世界”。这，正是他的作品真实性生动性的源在。生活教他看到了纷繁，他怎能不如此去写？

对待他笔下女性人物的态度，燕飞是宽厚的。他既有为炙手可热的飞扬者呈现多余的热情，也不借那对沦入底层的风尘女子、丧尽“良心”毒手赚钱的女枭，发“世风日下”之愤。他毫无偏颇地将笔下的百数女性的鲜活跃入纸上，给读

者的判断和思考留下了充裕的时间和空间。

燕飞对待笔下人物的态度，推及到《海南惊梦》、《海南寻梦》中的百数以上的男人女人，也是一致的。这种公平的看待，源自于燕飞对人生、对生活以及对人的富有哲理的科学态度。在燕飞眼里，客观是变化的。世界就这么无时无刻地变着，存在于其中的人，变化是绝对的，不变是相对的。因此，他不以固定眼光看事物、看人物，他愿意认真地对每天变新的生活，愿意总用一种新的眼光去看待这新变化。于是，燕飞对他笔下的人物，也并不看定，他把他们看作多变生活中的细胞。这种对生活对人物不以极致论定的态度，决定了燕飞对笔下数以百度的各色人物，采取了容纳而不摒弃，去理解、剖析却不去简单地作结论。

正因如此，读燕飞的作品，能读出一种对人、对生活的包容，而没有偏执和狭隘。

对于文学，燕飞是执著的。当金钱潮冲击着闽海者的心扉时，燕飞却能从漂泊动荡中寻得一种恒定。因此，当他忙于商务、忙于生存、忙于文学。海南梦幻三部曲有的写于别墅，有的则写于蜗居；有的是写在囊中饱满时，有的，则写于黄债清贫中。生活在波峰浪各地转化着，但，蕴于心中的文章一旦成熟，燕飞就动笔，不管由商务等纷乱的外界事物带给他的是明朗的心境，还是抑郁的气氛。这样，在繁忙的挣钱的燕飞是一个永恒的终生不渝的人生角色。

或许，对于文学的燕飞来说，写作并不那么艰难。因为，他笔下的人物，就在他周围。但燕飞曾说过他采访的不易，并

非仅仅是时间在海南太紧迫。

燕飞笔下的人物，有一部分源于他熟悉的朋友、同事或身边常接触的人。他有意无意地咀嚼着他们的生活，品味着他们的感受，综合着他们的类型，写起这些人来，虽不能全如信手拈来，但至少是走笔如飞的。

另两类人物，则是使燕飞用心良苦的。一类是新闻中或传闻中的风流人物，一类是在某个场合无意中遇到的。这两类人物的采访，必得使燕飞下一番功夫，而其中有些人并非使燕飞赞赏的。燕飞并不对所有的采访者动之以情，他的采访，有的则在于被采访者的自始至终的争论中完成的。他能交给被采访者的，就是他的平等的诚意，和他与被采访者共同控究生活的愿望。

谈以上有关采访的内容，是想引出本文意识。

作家在作品中，或直接或隐形地表现着自己的主体意识。无可讳言，自“五四”以来的许多作品中，作家却扮演了“唤起民众”的“救世主”的角色。这是一种极真诚的扮演，毫无弄文之虚伪。这种真诚的扮演，出自作家执著的信仰。而正是这种信仰，使作家在作品中先导地体现着绝对的二元论的观点，作品中的“好人”与“坏人”这类的事物，都被推向极致，而绝对地对立着。作者用自己的先导意识强化着这种对立如此，作品所传达的观念，被作家的这种简单的主体意识“包装”后，就变得越发的简单和绝对。

生活的多变，常使作家的简单而绝对的主体意识。产生难释的困惑。终于，当时代如万花筒似的进入八十年代、九

十年代时，多层多面又多变的生活，促使许多作家重新寻找准确的主体意识，调整自己的位置。

我不知道燕飞是否研究过当代文学史上的这种转换现象。但，不觉怎样，燕飞在作品中的角色体验，无疑是没有错位的。

他以直观式的介入，完成了他在作品中作为体验者的角色任务。这种体验，首先以他给人物的定位表现出来。燕飞将人物置于变化的长河中（这在前面已有提及的文字），他着重的是人物们组成的这段历史——这是一个终将过去但又永不被抹煞的人类活动的阶段。这样，燕飞在结构自己的作品之前，就站在一个合适的高度。

这个高度，是作家对自己笔下人物事物的写作的切入点，而非作家居高临下的位置。燕飞及当代许多作家，早已摒弃了这个至高的位置，他们从生活中寻到的体验，使他们明白了他们（主体）之间平等的共系。

正如此，燕飞对被写者才有了上文中提到的包容。应当说，这是他从生活中直观体验后的一个收获。

下面，应当谈谈燕飞作品的形式。

燕飞自己曾十分认真地在电话中在信件上向我阐述过他的文体意识。我则觉得，在文体上的探索，他太刻意了。

把他的这三部曲称作“纪实小说”也罢，称作“类小说”也罢，实质上仍需是一个内涵。

我倒觉得以“纪实小说”称之，更直白，也更大众化，免得罩上理论的高深莫测。

纪实小说的称谓，从一出台，就是个争论的话题，所以，我愿绕开这个争论，还是谈燕飞的作品吧！

“纪实小说”中的纪实，体现着这类文学形式的一种力度，它客观上顺应了当代读者的阅读需求。甚而，它也体现了作者与读者在眼下一种共同的对生活的价值选择。

“纪实小说”中的“小说”，即是虚构成分，往往仅被人们看作文学在当今的无奈的选择；看作作家无奈之下的自我救护的手段。我十分理解许多作家在种种干预下不得不给“真实”穿上迷彩服的苦衷，因此，对这种自身营救的手段，持赞许态度。并且十分佩服这些作家们的聪颖和智慧。

我未能查找到以“小说”护卫“纪实”的始作俑者是谁，但我认为他“一不小心”就“发响”了一种新文体，这种文体大大拓宽了“纪实”的领地，从而体现了作品之来于现实却不拘泥于现实的可贵的自由。

因而，理论家们应当有兴趣研究这“纪实小说”中，实际与虚构的矛盾统一，研究它们两者是如何相得益彰地创造着文学的自由。

燕飞充分地看重和运用着这个自由。他的作品中的大多数人物，虽有名有姓，却不是生活中某一个具体人的简单实际。他按照生活的逻辑，综合着这个和那个。从这个意义上看，他在运用纪实中，同时运用了虚构。他希望这样写出的人物，能有一种直逼人心的魅力。事实上，纪实与虚构，同时具有文学的魅力。它们并非水火不相容。

当纪实与虚构两者协调地结合时，写作的天地宽了，作

者的体验也可较为自由地体现在作品中。从一定程度上说,当作者实录生活时,他会从这种原生态中感受生活的真实,人的真实,从而使他由这之中得到的体验也因来自于真实,而比较准确。而虚构之中,则可溶入作者的理性认识,将这种理性化作文学的形象表达出来,就会是深层次的。

燕飞用“纪实小说”的文体形式,完成了他的海南梦幻三部曲,这是一个智慧的选择。

我的作为编辑的审读报告,写到此,已经自感拉杂不已,必须立即打住,才不致太招人嫌。

最后,再说一句题外话,就是希望文学的燕飞,永远是文学的。

一九九五年九月·北京

目 录

HAI NAN JING MENG

海南惊梦

海南梦幻三部曲总序

田珍颖

第一章 沧海桑田

1

●孤悬海外的穷岛●汽车事件●从行政区
到特区省●特区省的父母官

第二章 南方之南

24

●蓝色的诱惑●横渡琼州海峡●大陆之角
的传说●无法选择性别

第三章 命运围猎

61

●海南的热作大王●把风背上 把雨背上●
卡住命运咽喉●进入老板角色●英雄泪

第四章 硕鼠硕鼠

109

●金钱的诱惑●“天字号”特大贪污案●栽倒
在权杖之下●欲海沉沦

目 录

HAI NAN JING MENG

海南惊梦

第五章 沙漠绿洲

142

●文学与海●名歌星与名画家●文学新生代:云遮断归途●文化误区:骗子列传●赚钱的法门

第六章 风雨飘零

176

●想要有个家●不需证明●阴阳八卦●稿贩子世家

第七章 寻找爱情

209

●爱不能言●爱情游戏●从围城走向电影院
●千里寻妻记

第八章 地狱之门

239

●封存在琼山监狱里的故事●劫车事件●飞贼外传●疯狂的银行抢劫案●亡命杀手黑吃黑

第九章 梦断海南

290

●命运变奏●不带走一片云彩●空空的行囊

目 录

HAI NAN JING MENG

海南惊梦

●荒唐和悲壮●冬天没有故事

后记

321

第一章

沧海桑田

大约在 50 亿年前的时候，海南并不是一个岛。由于地壳陷落，大陆漂移，于是，在南中国海出现了这个与大陆分离的孤岛。海南岛不是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，也不是后来并入美利坚合众国的夏威夷。她远古就是华夏大陆的一部分，她同另外一个孤岛——台湾一起，成为中国大陆版图这个大公鸡图像的两只脚。台湾是前脚，海南是后脚，这两只脚游离大陆，被茫茫海水阻隔，孤悬海外……

大海，是不可逾越的历史壕堑。

古往今来，这里就是天涯海角。世事如烟，沧海桑田，数万年恍如瞬间晷然而过。蓦然间，海南让世人震惊了。

●孤悬海外的穷岛

海南简称琼。多少年来，琼岛被称作“穷岛”。

海南岛有文字史以来，便是“叛臣逆党”被贬谪充军的

蛮荒、瘴疠之地。“崖州在何处，生度鬼门关”。

相传很久很久以前，人类的历史混沌初开之时，岛上有一对夫妻和五个孩子以及他们的部落。他们的天神叫雷公。五个孩子长大了，捉住了雷公想杀了吃。他们把雷公装在猪笼里，割他的肉，涂上盐巴细嚼慢咽。他们相信吃了雷公肉自己便会变成雷公。他们不在的时候，隔壁一对小兄妹来串门，看到捆在猪笼里遭厄的雷公，心生恻隐之心。落难的雷公恳求这对小兄妹给他拿来一瓢水、一把刀。临了他拔了一颗牙给兄妹俩，叫他们种到土里。雷公上了天，一扬刀，闪电惊雷；一泼水，天下洪荒。天下的人都淹死了，只有那兄妹俩，用雷公牙种出了一个大葫芦，劈做两半，挖掉里面的“雷公牙”当船，生存下来了。

天下只剩下了兄妹俩。雷公让兄妹俩结婚，以繁殖后代，保住人间烟火。兄妹俩都很难为情，说兄妹怎能结婚。于是，各自坐上葫芦船，四处找人种。雷公便将妹妹的脸划出些青黑的花纹，兄妹俩再次相逢，哥哥已不认识妹妹，两个人便在高山上搭起草棚，结婚生孩子。

这个神秘而简单的故事便是海南土著关于人类起源的传说，也是土著妇女纹面、纹身起源的传说。到了解放初期，本岛土著还盛行纹身的习俗，和美洲、非洲、大洋洲许多原始部落一样。

八十年代统计的海南人口数是605万，其中少数民族90万。汉族人多散布在城镇和环岛较平坦的地区，他们是汉朝以后大陆每逢饥荒、战乱时的移民和伐黎官军定居以后留下